

# 当下文学的倾向与问题

重点推荐

文学经过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演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10年多的新变,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这种新变,既表现在写作的方式与样态方面,也表现在作者的身份与姿态方面,背后更有文化环境的产业化、文学生产的商业化等深层的原因。这种新的文学现实,我们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予以面对和应对,并就其中隐含的倾向与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积极的建言。

文学现实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不胜枚举,也是纷至沓来。在前些年“文情报告总报告”中,我曾就文学板块的严重分离、新兴文学的欠缺关注、文学批评的经常失语与文学教育的相对滞后等,提出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可能采取的应对之策。这次从2011年的文学现状出发,就三个方面的倾向与问题作一简要评说,望能切中肯綮,更期引起注意。

## 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的生产失衡

毋庸置言,在文学创作中,小说类作品因为写作者与读者既数量较多又素质较高,一直倍受文坛内外关注,实际上已是文学创作中的核心构成。如果说这些还都属于正常的话,那么,这些年来在小说创作领域里,长篇小说从过去的年产两千多部,猛增到年产四千部左右,而且以连绵不断的研讨会、畅销不衰的排行榜等方式,在文坛内外一家独大,在文坛内外的影响如日中天,就不能说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了。

长篇小说的创作,在长篇幅、大结构中,要求长故事、大容量,相对应的,也要求作者的多积累、强投入,相比于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写作可谓文学创作中的“马拉松”。一个作家不能写长篇和写出好的长篇,既取决于文学兴致,也取决于艺术造诣,还取决于生活积累。因此,长篇小说既不可硬写,也不可多写,而即便不写长篇,也不影响一个作家成为作家、一个大师成为大师。国内外均不乏专以写短篇与中篇写作见长,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著名作家。国外如欧·亨利、博尔赫斯等,国内如鲁迅、沈从文、汪曾祺、林斤澜等。但现在的情形却完全变了,甚至反了过来。长篇小说不仅成为专业作家必须投入的基本文体,而且成为初习写作者上手就来的演练文体。有些小说家只以长篇小说为写作目标,更有快枪手几乎一年写作和推出一部,人到中年就已经长篇等身了。有的年轻作者刚一出道就写长篇,从未尝试过别的文体写作。过去通行的先由短篇入门,再由中篇过渡,最后进入长篇写作的艺术规律,完

全被一些志大才疏的写作者们颠覆了。现在每年出版四千多部长篇小说,网络上的长篇小说更是不计其数,但这些作品有多少是读得下去的,多少是留得下来的,只有天知道。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这是人们用来形容网络小说的常用语言,其实在现今的长篇小说领域里,这样的形容也相当恰当,完全适用。

于此成反比的,是中短篇小说的写作颇显寂寥,生产趋于萎缩。这种不够景气的情形,既表现在有志于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作者为数不多,后继者为数寥寥,又表现在发表中短篇小说的主要阵地,已退缩到体制内所主办的数量不多影响也有限的传统文学期刊,在当下影响甚大的网络文学与文学出版中,或者没有立足之地,或者不在视野之内,基本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关照。网络上的小说作品,因为刺激性的需求与浏览式的阅读,需要不断更新和长期连载,最为流行的是动辄百万字的超级长篇;而文学出版领域,因为讲求版权经营、商业运作与经济效益,中短篇小说在这些方面难以像长篇小说那样,进行延伸性经营,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因而各个出版社都以主抓所谓原创长篇小说为由,基本不出中短篇小说集。在这种情况下,实力派作家出中短篇小说集都十分困难,文学新人要出版中短篇小说,就更是难上加难。中短篇小说图书在出版中难见其影,在市场上难觅其踪,不说堵塞了中短篇小说作品行于世的通道,也是限制了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兴盛。这种文学生产上有意与无意地“扬长避短”造成的偏重与失衡,损伤的不只是中短篇小说,还有文学创作的整体;影响的不仅是眼前与当下,还会有今后与未来。这种情形长此以往,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因此,在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高度关注中短篇小说作品,积极扶持中短篇小说写作,努力培养中短篇小说说作者,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又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 网络论争中的“口水化”顽症

近年来依托网络出现的博客和依托手机兴起的微博等,已构成网络文坛最为大量和最有影响的新生力量和重要部分。它既是自在和自由的,又是互联和互动的,这种及时性的信息发布与沟通、广泛性的链接与介入,使它成为当下最为“给力”的社交工具与新兴传媒。但又因这种新兴传媒发布信息的自发性、介入互动的自由性、相互传播的及时性,却使发生于网际的所有论争与论战,不管起因是如何的正常,动因是如何的正当,其论争的过程与结果,无一例外地走向彼此谩骂,恶语相向,甚至人

白 焯

身攻击,沦为难分是非,没有输赢的“口水战”。

网上论战的这种以“骂”代“论”,归于“口水”,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是网络这种极其自由的言论平台,是否适宜于开展常态的文学批评与正规的学术论争?其次是论争中的那些著名当事人、名家介入者,是否自身的学养与修养都各有其缺陷与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两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在网上进行的这些论争,要不要设立一个伦理底线,把论争伦理的构建作为当下道德建设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自发与自由的发布言论的同时,让自尊与自律之相随相伴;要不要在媒体界倡扬健康的导向与清新的空气,做到在言论传输与事件跟踪的过程中,减敛彼此的火气与不良的影响,而不是惟恐天下不乱,以种种放大的作为去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

发生于网络上的口水战,火爆于媒体时代的新平台,论战的结果无不走腔变调,这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包括介入网络论战的人的状态都有关系,这就需要有一个过渡或调整的过程。现在有一种明显的分野现象,就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越来越限于书评、研讨会这样一些平台,相对的圈子化;而跟文学文化沾边的“名家网战”,虽然学术含量不多,但却影响甚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更有意义的文学论争。因为这种论战影响甚大,这种“口水”现状应设法加以改变。我进而指出:口水战的有无,一看当事者,二看介入者,只能期待包括当事者和介入者在内的大家的文化素养、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这个涉及到个人修为、整体氛围的目标,确实因高远而看来遥远,但应该从现在就加以倡扬,至少形成一种健康的主导舆论。这样一些看法,既是自己的有感而发,也是事情的推本溯源。

## 文学阅读中的浅俗化走向

文学阅读的浅俗化,也是这些年由各个层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过去我们在对文学与艺术的认知与理解中,更多地强调文学的教育、认识与审美功用,而对文学还应有的休闲、宣泄与娱乐的功用认识不足,甚至有所忽略。但这些年似乎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把轻松化、娱乐化日渐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不仅矫枉过正,而且过犹不及。各类电视节目都极力追求娱乐化、游戏性,学者的学术讲坛被打造成变相的评书连播,交友相亲节目被编制成写真方式和娱乐性质的



“美女秀”电视连续剧;报纸与网络传媒因为追求“娱乐至上”,演艺明星成为各种话题的重要主角,他们的各种八卦消息与绯闻、丑闻,都会成为充斥版面与占居首页的新闻与要闻。而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之下,在以“找乐”的方式媚俗的世风影响之下,文学的阅读也向浅俗的方向一路滑去,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那些缺少人间气息与人性温度的玄幻与仙侠、惊悚与悬疑类作品,在网络与纸媒都大行其道,不径而走,不仅拥有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读者,而且被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所看重,被改编成影视、动漫、游戏等形式的延伸产品,以“全媒体”的方式广为流传。而正在成长的青少年读者,因为感性大于理性,好奇又失之辨识,不仅习惯于视屏阅读、图像阅读,而且追求轻松阅读,快餐阅读,对于青春成长和人生成熟更有价值和意义的纸质阅读、深度阅读,反倒被当做过时的老朽传统,被他们忽而略之,甚至弃之不顾了。这种阅读取向,这种受众构成,再反馈过来影响文学生产之后,会使传统文化与经典文类的生存更为萎缩,发展更为艰难。

文学阅读看起来是文学传播之中的一个环节,但其实是文学生产的终端所在。而阅读本身,内含了接受、学习与教育的多种功能与多重意蕴。如果文学生产的这个终端是浅俗化的,那就使文学生产的意义大打了折扣,并给未来的文学发展在受众层次与文化情趣诸方面,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无形的障碍。因此,文学阅读的问题,既关乎着文学生产,又关乎着文学大局,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

(《中国文情报告2011—2012》,白焯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 《最青春:新概念90后作品选》



陈文伍 主编  
花城出版社  
2012年4月出版

本书为上下两册,作者都是上世纪90年代生人,以获得过新概念作文大赛奖和后起之秀为主体,其作品体裁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的清新活泼,阳光快乐,有的温馨感人,催人泪下,有的积极奋进,自强不息,有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其文字或豪放或婉约,或华美或质朴,青春与爱情、生命与理想,都成为纯真美好文字记录下的美妙时光,把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快乐和痛苦、收获和体会真实地反映了出来。本书的作者比较多,因此写作风格各有不同,能让读者在短时间内领略到各种不同的文风,也因此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情感、思想、价值观等情况。本书充分体现了青少年思想活跃和个性张扬的特色,是一份精美的青春文学套餐,带领读者走进全新而美好的“90后”文学世界。

本书使人相信,“90后”在未来文坛上是一支很值得关注的队伍,迟早将出现杰出的作家。现在“90后”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如张牧笛、潘云贵、顾文艳、周笑冰、刘禹婷、韩雨、张斌等人的作品均有收录,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他们的机会。

## 《不结婚,会死?》



占 戈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这是一本笑中带泪的描写俗世爱情的书,有着手术刀般清醒到折的笔触,结尾却又有着阳光般的甜蜜完美。小说篇幅不长,但几乎涉及了爱情与婚姻中的各种问题,除了婆婆与媳妇的关系外,还有恋爱时的同居问题、婚姻中的生育问题,乃至结婚时爱情与现实的处理等等内容。从这些戏剧性的情节中,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去深思自己的爱情观,设想自己面对相同问题时会如何选择。爱情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但是当由恋爱走向婚姻之时,各种苦惱都会接踵而至,此时你会不会手忙脚乱?小说打破了爱情的悲剧性命运,这也似乎说明,只有经历过足够艰难的过往,才能让爱情本身变得不那么易碎。作者的这番安排,毫无疑问是让读者不要轻易放弃对爱情的信心。

## 《汉品:古建筑七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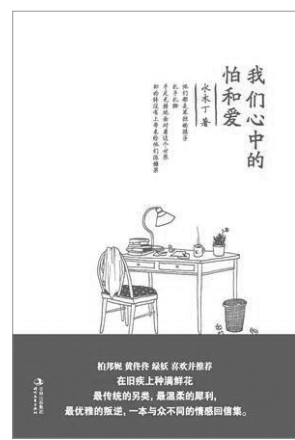


左 靖 著  
金城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

《汉品》是一系列试图寻找重返我们传统家园之路的丛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个家园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仅仅不过几十年工夫,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还是物质方面,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化的世界。更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个“大变局”居然激荡了100多年。尤其是在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下,原本可以与工业文明相互哺育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渐行渐远,我们的传统家园已经被冲刷得无法辨认和难以回返。

《汉品》内容涉及安徽南部的古建筑修缮与保护的理念,上海郊区水乡的仓库建筑的“传统建筑化”,以及读者分享日本和台湾对于古建筑保护的经验和。另外,书中还收集了江南手织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茶文化系列文章,以及关于传统手工艺的影评和书评等。其中“深读”等栏目还收录了《传统乡绅的社会活动与村落网络》等高质量的学术文章。

## 《我们心中的怕和爱》



水木丁 著  
吉林出版集团  
2011年12月出版

《我们心中的怕和爱》是一本回信集子,内容也是诉说情感遭际、生活烦恼,还有一些对人生价值的探讨。水木丁的信,敦厚却有风骨,或三言两语,或长篇累牍,跟你说说生活,说说怎样让自己生活得舒坦,怎样在被别人伤害、不被别人爱的时候还能对自己不离不弃,爱自己,不为难自己。

水木丁的文字有生活中的烟火味,她不是离地三尺教你甩开世俗,更不是双手叉腰作骂醒你状。她双脚踏实地踩在地上,也告诉你,怎样双脚踏实地,与生活握手言和地活下去,神清目明地活下去。

## 百家品书

张白怀、朱为先老师大作《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正如他们的女儿张抗抗所言:“这部几十万字的短文集,是他们的生命精华浓缩积聚而成。”充满活力的生命之河同时也暗礁险恶,所幸记忆未曾泯灭,历史不会消失,劫后余生,他们还能拾回这么多珍贵的碎片,重新缀补弥合,把一件华丽而厚重的生命长袍奉献给我们。审视着他们的人生,我想起了台湾剧作家赖声川为纪念辛亥革命所创作的音乐剧《梦想家》,张老师和朱老师不也是梦想家吗?

翻开《双叶集》的第一篇,张白怀老师写于1948年,他18岁时的散文《京杭国道之夜》的第一句“夜是我们的旅伴,我们是夜的跋涉者”,我就被他用词的诗意、行文的大气所征服。无疑,这是一个激情四溢的进步青年。“假若人与人之间没有平等的论辩/拥有权力的伪善者玩弄美丽的语言/善良的靈魂/也将被摧残于谎言的毒箭……”这是张白怀老师在《雄辩》中开宗明义的告白。时隔60年,如今读来仍觉字字铿锵,句句如重锤。张白怀老师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热爱雄辩的人。从他年轻时血气方刚的撰文到身陷冤案不屈不挠的申诉,乃至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为自己为他人斗争昂扬的奔波。是的,尽管今日他已步入耄耋之年,但站立在我们面前的张老



师总是一个“英俊少年”,一个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雄辩者”。

《双叶集》中的另一片绿叶——朱为先老师,曾经是我母校的语文老师,她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想不到经过了30年,她还记得我,并向我这个游子敞开她母亲般的心怀,却没有提及她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后来我有幸读到她出版于1948年的儿童文学作品集《幼小的灵魂》,爱不释手。我想我读到的朱为先老

# 梦想家的生命之河

——读张白怀、朱为先《双叶集》 □姚承秀

师纯洁无瑕、对未来永远怀有一颗童心的灵魂。《幼小的灵魂》中的许多美文都收进了《双叶集》,在《小草会长的》一文中,她与天真的儿童交流着对生活细腻真切的热爱,觉得在这些孩子身上“生命的新绿使我整个的灵魂清醒起来”,她坚信“小草会长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美好。正是由于这种坚贞不渝的对家人和光明的信念,她不但在逆境中挺了过来,还极其难能可贵地为家庭撑起了遮风挡雨的大伞,让他们总是感受到阳光温暖、花香草绿。朱为先因此被冤案平反后,又写了许多像《江南风情画》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飘逸美丽的散文。

《双叶集》中有一篇《爱与命运的悄悄话》,是张白怀为他们的钻石婚写下的“絮语”。几十年来,正是这样的悄悄话使他们相濡以沫,携手相扶,度过了银婚金婚乃至钻石婚……真是钻石般坚固、透明、璀璨的婚姻啊。小女儿婴童在1988年他们的银婚日向他

们发出这样真诚的祝愿:你们已经走完了苦难的历程,享受着生命最甜美的时光,愿你们亲亲热热地走到婚、钻石婚,走向未来……是的,这也应该是所有尊敬和热爱他们的人的共同心愿。

体内蕴藏着梦想血脉的张白怀老师,内心并不曾完全平静,似乎这一生还有那么多的遗憾,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他2008年在《文学之梦》的后记中写道:“文学对我来说是生命的一种力量。它让我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愚昧中受到启蒙,在混沌中走向清醒……但是我的生活积累完全像板结的土壤,我不知道怎样去翻耕播种,白白丧失了剩余的时间。我终于被文学女神彻底抛弃了。我是愧疚而悲哀的。”读到这里,真是感到无比的伤心和痛心。我要跟张白怀、朱为先老师说一声,你们永远是心中的“梦想家”。

(《双叶集》,张白怀、朱为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关于长篇小说的“轻”

——读万芊《最后的老镜》 □吴长青

当下最流行的网络文学的某种特质。

《最后的老镜》以苏州东部与上海交界的淀山湖作为叙事的地缘中心,叙述了一个带有江南士绅特质的归家后裔和一群湖匪以及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复仇故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隐喻在外力的压迫下(日本侵华战争)最终自觉地归入主流文化,参与完成了淀山湖文化的早期积淀。由此看出作者在探究淀山湖文化的历史成因方面的野心和不懈的努力。

作为长篇小说,作者隐藏了对宏大历史事件的细节表述,隐藏了对民族国家的历史想象,甚至放弃了对“现代性”的历史诉求。基于乡间封闭的日常习俗和基本的生存欲望,在隔绝封闭的环境下,偏狭地以个人主义的智慧寻求单打独斗的抗争方式,最终沉溺于历史的汪洋之中。作品以一种悲壮的方式悄无声息地与昨天告别,这样的长篇实验文本诘问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历史命题——未来我们该往何处去?我们面对强势经济怎么办?苏南地区以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和重商的传统,成为世代经济重地,但在农耕文明强调个

人智勇的历史积弊仍然占优势的今天,小说毫不夸张地提醒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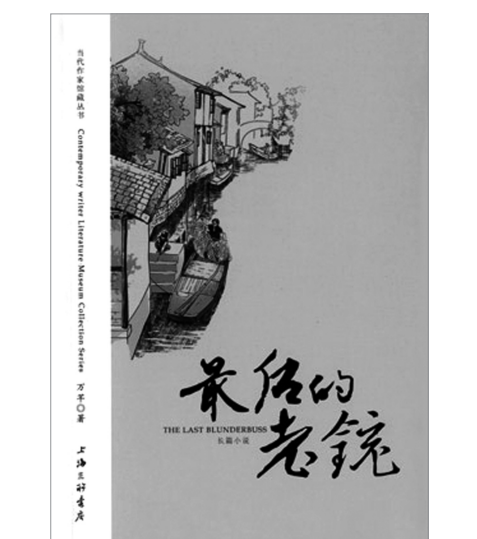
尽管当下以“轻”阅读为时尚,但长篇小说的“轻”是有风险的,一是容量问题,能否承载一定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二是结构层次上是否具备长篇小说的细节要求,三是能否为阐释提供足够的言说空间。《最后的老镜》的“轻”在于对人物性格的精细把握,比如一开始如龙性格的懦弱和对主流生活的回避到后来义无反顾的抗争与历史担当;在于对反智的审视,比如伊莲作为在南京受过学校教育而回归湖匪,并领导一群湖匪进行抗争,作品虽没有交代他们的最终命运,但结果可以想象得出,他们依然不能逃出历史规律的惩戒;作品在道德回归的同时还表现了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理性,比如如龙与汉奸李生兄弟生死对决的陈述,虽然沿着“好人”与“坏人”的道德标准,但潜在的家国意识已经使得如龙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全心投入复仇。“小说的难度不在于,是否有一种富有文学品质的语言能把握生活的性状质感。”(陈晓明:

《别了,父亲和长篇小说》)淀山湖湖匪气质的剽悍与地域的闭塞相生相荣,族群的衍化就在这样的互动中生生不息,以归家为代表的江南士绅文化每天在悄无声息地改造着湖匪文化,可惜由于外力的侵扰,打破了乡民固有的生态格局,这是历史的宿命,同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有了如龙这个叛逆者回归到主流,担当起复仇的重任。这表明了作家对生活的敏锐判断,在撕裂中完成了复仇者个性的演进,同时也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前运行。加之万芊的语言一贯以短促洗练见长,巧妙地运用吴语方言的圆润柔软,将淀山湖的历史谱系在文学上作了一次深刻的鉴定。

“文学处理的是一个个人物的具体命运,考察宏伟的历史洪流赋予他们哪一种人生。”(南帆:《经验、理论谱系与新型的可能》)作品最大的“轻”还在于主人公如龙的“死”,死于自己的手下,这抑或是万芊的精心设计,这种“轻”却又是一种无法掀起的沉闷与哀怨。

毋庸讳言,万芊在尝试着一种“轻”创作,这更多来自他那多年创作小小说的习惯,但长篇小说的架构毕竟与短篇小说有着本质区别,作者在将笔力倾向如龙的时候忽略了伊莲的成长。这个人物具备了早期的“现代意识”,可惜的是作者将这个重要人物忽视了,以致造成了不必要的遗憾。

(《最后的老镜》,万芊著,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2月出版)



对于《最后的老镜》,我曾试图以我所了解的文学理论进行一番诗学分析或阐释解读,最后我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在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看来,症候阐释通常被赋予了消极的意义,评论家会把文本视为某种症候。《文学理论的现状与趋势——乔纳森·卡勒访谈录》而我恰恰更愿意把《最后的老镜》作为基层中年作家在新时期所做的某种实验,当我以实验文本的角度读《最后的老镜》的时候,其中的“轻”就不言而喻了,作品甚至带有了